

软权力争议问题分析

屈潇影

内容提要: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自 1990 年提出软权力理论后的 20 年间, 该理论所引发的学术争论一直在持续。本文针对该理论所引发的学术争议问题展开讨论, 并主要根据约瑟夫·奈教授的英文原作, 对争议中所涉及的软权力概念的翻译问题和软权力资源与手段的划界问题, 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期待本文的分析可以为提高软权力理论建构的科学性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 约瑟夫·奈 软权力 争议分析

一 争议之来源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约瑟夫·奈教授发表软权力 (soft power) 理论¹ 至今, 恰好 20 年。在这 20 年里, 他的软权力理论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研究者的兴趣, 也引发了诸多学者对软权力研究不同观点的争辩。国内已有不少文献对奈的软权力理论所引发的不同观点进行过详细梳理²,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重复列举。也许是受约瑟夫·奈教授软权力研究策论文章风格的影响, 现有文献涉及软权力研究的, 策论分析的文章最常见, 理论探讨的相对较少。重视现实分析的研究倾向有利于丰富软权力研究的成果, 但是其理论分析的缺失, 也会影响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近两年国内少数几篇关于软权力理论的争辩主要是针对 2007 年文化派与政治派争论的回应, 其中主张以“实力”与“权力”概念的辨析

¹ 参见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² 刘庆、王利涛: “近年国内软力量理论研究综述”, 《国际论坛》2007 年第 3 期, 第 38-43 页; 孟亮: 《大国策: 通向大国之路的软实力》,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8-41 页; 韩勃、江庆勇: 《软实力: 中国视角》,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11 页。

来化解这场争论的学者¹和强调文化与政治相互渗透的学者²都认为,约瑟夫·奈教授的理论是“软权力”论,而“软实力”的概念则属于中国化的产物,都倾向认为软权力资源是无形的、非物质的。《软力量概念再辨析》一文虽然主张将物质性资源纳入“软力量”的分析范畴,但是依旧坚持约瑟夫·奈教授的理论是“软力量”而不是“软权力”论。³也许由于文化派与政治派的争论不是在同一范畴内进行的,⁴或是由于文化力与政治力是相互渗透的,⁵文化派与政治派的争辩已经失去意义,但是关于软权力(soft power)概念翻译的争议和软权力资源划分的争议仍在持续。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软权力理论的争议主要有两个:一是软权力(soft power)英译汉的翻译争议,其疑难点主要集中在“力量”、“实力”与“权力”等不同概念的理解上;二是软权力资源与手段的争议,其疑难点主要集中在军事、经济力量等资源产生的是非物质的吸引还是物质诱惑,如果是物质吸引,它们是否属于软权力的分析范畴。

本文将以约瑟夫·奈教授软权力研究的系列文献为主要根据,对这两个问题分别进行讨论,希望能够从中发现推进软权力研究继续发展的启示与线索。

二 关于软权力的翻译争议分析

软权力的翻译争议,是中国学者遇到的特殊问题。有文献证明,软权力的汉译争议长期构成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⁶如果长期争执不断,实际上也会影响软权力研究在中国的科学性。因此,本文首先探讨软权力的翻译争议,然后再对软权力资源与手段的争议进行分析。

约瑟夫·奈教授2005年的中译本专著,曾出现过约瑟夫·奈教授本人支持“软力量”汉译标准的说法,⁷这似乎已经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解决软权力汉译争

¹ 李智:“软实力的实现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兼与阎学通先生商榷”,《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7期,第54-58页。

² 郭洁敏:“当前我国软力量研究中若干难点问题及其思考”,《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12-19页。

³ 王利涛:“软力量概念再辨析”,《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4期,第65-68页。

⁴ 李智:“软实力的实现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兼与阎学通先生商榷”,第56页。

⁵ 郭洁敏:“当前我国软力量研究中若干难点问题及其思考”,第17页。

⁶ 刘庆、王利涛:“近年国内软力量理论研究综述”,第38-39页。

⁷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议的标准答案,例如后续的有关文章之所以选择“软力量”而舍弃其他译法的原因似乎就是证明¹,但是更多的事实表明,不仅中国学者没有普遍认可这一标准,就连约瑟夫·奈教授的其他汉译著作也没有遵循对“软力量”汉译标准的一致认可。《硬权力与软权力》一书就没有采用“软力量”的译法,而是采用了“软权力”的译法。² 约瑟夫·奈教授的一篇文章译成中文在2009年发表时,也没有采用“软力量”的译法,而是采用了“软实力”的译法,而且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软力量”、“软实力”和“软权力”这三种译法在中文语境里存在差别,³但是作者这次有意避开了何者为最优翻译的判断。“软力量”、“软权力”和“软实力”这三种有差别概念,都包括在了作者授权翻译的汉译版本里。这三种译法并存的现状,至少说明依靠约瑟夫·奈教授去解决软权力的汉译争议问题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有责任,也有必要根据对软权力理论的实质内涵和汉语精确表达的要求去解决软权力的汉译争议问题。

1. 中英文字典的解释

软权力 (soft power) 的汉译争议主要在于“power”的翻译,“soft”的翻译在这里不会构成问题。因此解决“power”的翻译问题,是解决软权力汉译争议的关键。在英文字典里,“power”一词可以包含汉语的“权力”、“力量”与“实力”这三个词的意思,将其翻译为“权力”的根据是“power”可以表达“权威 (authority)”之意,将其译为“力量”与“实力”的根据都是“power”可以解释为一种“影响 (influence)”,而“power”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控制力 (control)”,即“控制人或事的一种能力 (the ability to control people or things)”。⁴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虽然“力量”、“实力”与“权力”这三者在某些情况下都具有英文“power”的意义,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力量”一词包括了“力气” (strength)、“能力” (ability, power) 与“效力” (efficacy) 等意思;“实力”多指军事或经济方面实在的力量 (actual strength or power);“权力”则强调政治意义上的强制力量

¹ 刘庆、王利涛:“近年国内软力量理论研究综述”,第38-39页;王利涛:“软力量概念再辨析”,第67-68页。

² [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³ [美]约瑟夫·奈、王缉思:“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第9-10页。

⁴ 参见[英]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石孝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41页。

(power, authority), 或是职责内的支配力量 (scope of one's official power)。¹

“power”的英文字典释义表明“力量”与“实力”的内涵最为接近, 都属于“影响力”(influence)的范畴, 这两者与强调“权威”(authority)作用的“权力”一词差别较大。在现代汉语词典里, “力量”与“实力”都表示事物的自有资源或固有属性, 两者的细微差别在于前者更多用于自然属性的描述, 后者更多强调社会性的意义, 而“权力”的政治目的和支配性质明显高于前两者。从中英文字典的释义看, 由于“力量”与“实力”的内涵相近, 这两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互换通用的, 但是这两者与“权力”的内涵差别较大, 显然不适合替代“权力”所表达的意义。中英文字典的释义只是给出了解决软权力 (soft power) 翻译争议的基本方向, 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还需要从作者英文原作的系列作品中去寻找答案。

2. 约瑟夫·奈教授表达“软权力”的根据

约瑟夫·奈教授的软权力理论是由一系列的核心观点组成的: 如改变他者行为达到自己目的的观点; 权力背景决定权力资源的观点; 资源与行为既区别又结合的观点; 倚重非物质性资源的观点; 手段非强制性的观点等。

作者关于改变他者行为达到自己目的的观点表述包括: 权力 (power) 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或实现自己目标而去约束别人的一种能力, 包括别人并不愿意去做的情形;² 权力 (power) 就是为了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而能够对别人的行为施加影响的一种能力, 其方式包括威胁强迫、收买利诱、吸引与同化;³ “权力 (power) 就是指为了随你所愿而改变他者行为的一种能力。其实现方式主要有三种: 强迫 (大棒)、收买 (胡萝卜) 和吸引 (软权力)。”⁴

奈教授关于权力背景决定权力资源的观点表述包括: “权力 (power) 的来源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变的, 当今世界也会继续变化”。⁵ “权力 (power) 的实现总是取决于关系存在的背景。”⁶ “简言之, 只有了解时代背景才能判断权力资源

¹ 现代汉语对“力量”、“实力”与“权力”的中文解释与相应的英文翻译分别参见 第 1183 页, 第 1742 页, 第 1596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编): 《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言学及辞书部双语词典编辑室 (翻译编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年增补本。

² Joseph S. Ny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2, 1990, p. 177.

³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2.

⁴ Joseph S. Nye “Think Again Soft Power”,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6/02/22/think_again_soft_power?print=yes&hidecomments=yes&page=full last accessed on 31 August 2010.

⁵ Joseph S. Ny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 183.

⁶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2.

(power resources)。”¹ “权力资源 (power resources) 是否产生有利的结果取决于背景。”²

作者关于权力资源与权力行为既区别又结合的观点是: 仅仅依据能力或拥有的权力资源 (power resources) 来定义权力是不够的, 因为“拥有权力资源 (power resources) 并不能保证你总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将资源转化为现实权力 (realized power), 实现期望结果, 需要精心设计的战略与高水平的领导”³; 将资源与行为混为一谈的观点是不对的⁴。

奈教授倚重非物质性资源的观点表述如下: “建立偏好的能力往往与无形的权力资源 (power resources) 相联系, 例如文化、意识形态与制度。这一维度可看作软权力 (soft power), 这与硬性的命令性权力 (power) 形成对照, 后者往往与有形的资源相关, 比如军事与经济力量”⁵。 “这种能够影响其他国家诉求的能力通常与无形的权力资源 (power resources) 有关, 例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⁶ 一国的软权力 (soft power) 资源主要包括有吸引力的文化、在海内外能够通行的政治价值观和被视为合法和具有道德权威的对外政策。⁷

他关于软权力行使手段非强制性观点的表述是: 一国的软权力 (soft power) 就是同化权力 (co-optive power), 它与硬性的或命令式权力不一样, 能让其他国家想其所想⁸; “软权力 (soft power) 就是要以同化别人而非强迫的方式, 从别人那里得到你要的结果”, 它的实现取决于塑造他者偏好的能力⁹。

尽管近 20 年来约瑟夫·奈教授对于软权力理论的历次阐述也存在逻辑不严谨的瑕疵, 但是它的核心内容是反复出现而能基本保持一致的。以上文献充分证明, 约瑟夫·奈教授所说的软权力 (soft power) 始终是“权力”的一种形式, 它虽然与传统的硬权力形成对照, 但是它并不排斥权力固有的、强烈的政治性与目的性, 而是始终具有这种性质。作者分析软权力资源的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改

¹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4

² Joseph S. Nye “Think Again: Soft Power”,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6/02/22/think_again_soft_power?print=yes&hidecomments=yes&page=full last accessed on 31 August 2010.

³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3.

⁴ Joseph S. Nye, “Think Again: Soft Power”.

⁵ Joseph S. Ny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 181.

⁶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 80 Twentieth Anniversary, 1990 pp. 166–167.

⁷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11.

⁸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p. 166.

⁹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5.

变别人而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是毫无政治意图的对某种权力资源的自我陶醉。无论约瑟夫·奈教授对于权力资源的论述篇幅有多么宏大,作者思考的起点和论述的最终目的,都不是停留在现代汉语所指的“力量”或“实力”本身的资源层面,而是要达到汉语中所指的“权力”应该达到的目的。

3. “权力”译法利于学科发展

尽管国内学界存在绕开对权力(power)概念的辨析而随意选择“力量”、“实力”或“权力”的译法¹,或者仅根据政治学将“power”译为“权力”的惯例而习惯接受的现象,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区分,这种区分有利于对相关概念做出更细致的理解。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奈的理论,既包含资源意义上的“实力”论,又具有明显行为意义上的“权力”论,总体而言,奈的理论是一种“权力”论而不是一种“实力”论,仅在不清楚“power”是一种行为力还是资源力的情况下,译为“力量”才更保险。²还有学者对“实力”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论述:实力是权力的基础,权力来源于实力,一般情况下实力与权力成正比关系,但是也有例外;权力涉及合法与非法的问题而实力大多与自身资源有关;权力构建的互动关系更复杂,实力构建的互动关系相对简单;权力的目的性、意向性、强制性和有效性等比实力更加强烈和明显。”周弘教授进一步细分了“力量”、“实力”与“权力”的层层递进关系,认为“力量”仅表示中性和自在的分量与品质,“实力”则涵盖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力量”的内涵而具有了“自为”的潜质,而“权力”则明显强调力量的对外行使,用这种观点解释欧洲,就是一个自觉的欧洲才可能将欧洲的自在力量发展为一种实力甚至权力。³

这些分析表明,在同一语境中最好不要随意替换“力量”、“实力”与“权力”这三者有差别的概念,但是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而谨慎选择某一种译法的,也有其合理性。如果主要关注研究对象的品质与资源,将“power”置于一种相对静态的条件来研究,将其译为“力量”也无不可,这也符合在大多数条件下难以区分“power”是行为力还是资源力的时候、“power”成为资源力的可能性最大的情形。

¹ 关于“权力”与“实力”在同一语境中混用的现象很普遍,例如唐彦林:“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政策评析”,《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第92-107页;有学者对此现象的批评参见李智:“软实力的实现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兼与阎学通先生商榷”,《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7期,第54-55页;郭洁敏:“当前我国软力量研究中若干难点问题及其思考”,《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13页。

² 李智:“软实力的实现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兼与阎学通先生商榷”,第54-55页。

³ 孟亮:《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软实力》,第16-18页。

⁴ 周弘主编:“序言”,《欧盟是怎样的力量——兼论欧洲一体化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如果除了关注研究对象自身的资源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对“power”运用方式和实现条件的初步探讨,将其译为“实力”也能体现出它的社会属性。但是“力量”与“实力”的分析,主要还是局限在对权力资源的分析层面上,如果除此之外,从构建权力多层互动的关系中来观测“power”的行使效果,则将其译为“权力”最准确。国内也有部分作品,选用了与研究对象侧重点相符合的恰当译法,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严谨与进步,例如《欧盟是怎样的力量——兼论欧洲一体化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中国传媒软实力发展报告》与《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等著作¹。

尽管“力量”、“实力”与“权力”的谨慎使用能够在不同语境中突出重点、各有所长,但是这种情况仅仅适用中国学者根据各自研究侧重点的差异而选择不同译法的情况。对于约瑟夫·奈教授的软权力系列作品而言,本文认为译为“软权力”为最佳选择。前文所述,约瑟夫·奈教授完整的“权力”(power)概念既包括了“权力资源”(power resources)又包括了“权力行为”(power behavior),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将他的作品译为“软力量”或“软实力”,其中对于“权力资源”(power resources)的翻译必然会出现“力量资源”或“实力的资源”这样的矛盾译法。因为在现代汉语里“力量”与“实力”本身就表示自身资源与力量,“力量资源”或“实力资源”的译法难免有同义重复之瑕疵。此外,约瑟夫·奈教授始终强调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改变他者行为的这种“权力”(power)的本质含义,如果勉强套用“力量”或“实力”的概念,均难以显示出“权力”(power)强烈的外向特征,只有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力”(power)概念与之最吻合。所以,“软权力”的译法最全面地反映了约瑟夫·奈教授理论的原文涵义。²

在有关“权力”(power)概念辨析的基础上,中国学者谨慎地使用“力量”、“实力”与“权力”等有差别的概念,能够展示相关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确切含义,有利于纠正对软权力汉译用词的随意选取。但是为了便于研究设计的统一

¹ 周弘主编:《欧盟是怎样的力量——兼论欧洲一体化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喻国明、焦中栋:《中国传媒软实力发展报告》,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9版;秦亚青主编:《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年版。

² [美]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第 46 页。

³ [美]约瑟夫·奈、王缉思:“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第 7 页。

⁴ 本文同时注意到例如“information is power”这样的说法,其中“power”实际表达的是一种“权力资源”或是一种“实力”与“力量”这样的概念,而不是“权力”,但是因为“权力资源”只是“权力”概念的一部分所以本文总体支持“权力”论,在个别地方支持“权力资源”或“实力”的译法,See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105.

操作,根据“力量”与“实力”的相近内涵,本文建议将前两者的研究归并为对权力资源的研究。这样做有利于避免对软权力资源研究的空谈,有利于促进权力资源研究与权力行为研究的结合,既能全面反映软权力理论的原文涵义,又有助于提高软权力研究在中国学界的科学性。

三 关于软权力资源与手段的争议分析

约瑟夫·奈教授一直强调软权力的资源主要是无形的、非物质性的资源,其行使方式为非强制性手段,这两点被中外学者广为熟知。但是作者关于软权力资源与行使方式的界定一直饱受争议。这一争议的蔓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软权力理论的缺陷造成的。例如作者经常采取绝对对立的观点来看待物质资源与非物质资源的相互关系,习惯将前者划为硬权力资源,将后者划为软权力资源,还以道德褒贬的态度为标准将物质资源发挥非强制性行为的作用定性为诱惑 (inducement),将非物质资源发挥非强制性行为的作用定性为吸引 (attraction),将前者划为硬权力的行使方式,将后者划为软权力的行使方式。¹ 由于道德标准的主观随意性很大,所以作者有时也将物质诱惑等同于物质吸引从而将物质资源也看作软权力的资源。² 根据约瑟夫·奈教授的界定,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属于典型的硬权力,这一点其他学者也基本没有异议。但是作者将硬权力的资源仅局限在军事与经济两个领域讨论,而且一提到这两种力量就倾向于跟有形的、物质性力量划等号的观点,就难免令人质疑了。如果说军事威胁与经济制裁是典型的硬权力无可争议的话,那么吸引对方参加军事合作与经济合作,又该如何解释呢?如果说经济力量中的物质与资本等属于硬权力资源,那么对于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收益的文化产业、服务行业等无形的力量,到底算硬权力资源呢还是软权力资源?事实上,不仅经济力量中存在无形的、非物质性的因素,同样,完整的军事力量也不可能缺少战略、战术、士气、素质与制度等无形的、非物质性的资源。还有,强大的军事和繁荣的经济,无论是在世界历史上还是当今的国际政治中都能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虽然约瑟夫·奈

¹ 此根据参见约瑟夫·奈教授绘制的特定权力行为与特定权力资源与政策对照表,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8 31.

²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7, 33 116.

教授没有否认这个事实,承认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也能产生吸引力,¹承认经济实力不仅创造财富而且也能产生声誉和吸引,²承认军队对于软权力的创建也有重要作用,³但是作者长期以来主要强调的是无形的、非物质性权力资源的重要性,每当提到经济与军事因素时,多数情况下都将这两者与有形的、物质性力量划等号,并以军事威胁、经济制裁或物质利诱等名义将它们归入硬权力的分析范畴,偶尔论及这两者产生的吸引与软权力的关系时,其语焉不详的笔墨透露出的是作者低调的态度。⁴与作者论述美国流行文化和西方民主制度的自信态度相比,作者将有形的、物质性力量纳入软权力理论分析范畴的抵制情绪,在上述文献中有明显体现,这很难说跟作者长期以来将物质利诱(inducement)划为硬权力分析范畴的惯例没有关系。⁵

针对约瑟夫·奈教授软权力理论的上述缺陷,很多学者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⁶探索的结果就是对约瑟夫·奈教授都觉得“不甚完美”(imperfect)的特定权力资源与特定权力行为之间一一对应关系⁷的质疑与否定。其中,持部分怀疑的观点,虽然“倾向于认为经济实力是一种硬实力”⁸,但是又承认文化产业和环保产业既是一国的软权力资源,同时又是该国经济的组成部分。⁹中国学者与官员则强调,文化产业要成为成功的经济产业,仅仅依靠文化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依靠企业家去做,如果不以产业的方式去经营文化,现在的文化不可能做大做强。¹⁰而完全突破约瑟夫·奈教授特定资源与特定行为之间对应关系分析框架的学者则进一步认为,一国以非强制的方式运用包括物质与非物质的、无形与有形的全部资源以争取他国自愿理解、认同或合作的能力都是该国

¹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7.

² *Ibid.*, p. 33.

³ *Ibid.*, p. 116.

⁴ *Ibid.*, p. 33, pp. 116-117.

⁵ *Ibid.*, p. 31.

⁶ 具体参见花建:《软权力之争: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化潮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黄建国:“中国军事软实力评估与增进方略”,门洪华主编:《中国:软实力方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0-240 页;房石玉:《大国软实力: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贵州电视台《论道》栏目组编选:《软实力决定竞争力》,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8 年版;孟亮:《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软实力》,韩勃、江庆勇:《软实力:中国视角》。

⁷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7-8.

⁸ 韩勃、江庆勇:《软实力:中国视角》,第 56 页。

⁹ 同上书,第 51 页。

¹⁰ 贵州电视台《论道》栏目组编选:《软实力决定竞争力》,第 32-33 页。

的软权力。¹ 那么,约瑟夫·奈教授近年来是否对自己理论的缺陷有所修正呢? 本文从近期的文献中找到了答案。

1. 约瑟夫·奈教授对软权力理论缺陷的修正

针对自己以往软权力理论的缺陷所引发的各种质疑与挑战,约瑟夫·奈教授从2006年开始对有关争议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和阐述。从软权力资源与手段界定的角度看,作者已经越来越明确地将物质性权力资源和物质吸引纳入了软权力理论的分析范畴。

奈教授对经济力量可以产生软权力的论述包括:“经济力量既可以转变为硬权力也可以转变为软权力:你可以用制裁胁迫他国也可以用财富诱惑他们。”“毫无疑问,成功的经济是吸引的重要来源。”“现实世界的很多情况,有时很难区分经济关系中到底哪一部分为硬权力,哪一部分为软权力。”对于其他国家申请加入欧盟这一现象,到底是市场准入的经济诱惑,还是欧洲成功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吸引,奈教授以土耳其为例认为,既有硬权力的利诱又有欧洲人权与经济自由榜样的吸引,这两种情况实际共存。² 作者最近也说,“劝说和以理服人是软实力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是软实力的全部,诱惑和吸引的能力也是软实力。”“一些资源既可以生成硬实力,也可以营造软实力。比如,强有力的经济可以提供利诱他人的重要的胡萝卜,也可以作为发展的成功模式吸引他人。”³

作者对军事资源可以产生软权力的论述包括:认为军事资源只能产生硬权力的观点,是错误的……军威与军事能力有时也能产生软权力;军队在抗击灾害中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的卓越表现,军队之间的合作与培训项目等都可以提升一国的软权力;当然,军事资源的滥用也会削弱软权力。⁴

既然“经济力量既可以转变为硬权力也可以转变为软权力:你可以用制裁胁迫他国也可以用财富诱惑他们”,(经济)诱惑的能力也是“软实力”,军队在抗击灾害中可以提升国家的软权力。本文有理由认为,约瑟夫·奈教授已经改变了过去将经济“诱惑”(inducement)和军事“保护”(protection)行为划为硬权力分析范畴的做法,又因为这两种行为对应的资源或政策是“收买”(payments)、

¹ 孟亮:《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软实力》,第29页。

² Joseph S. Nye “Think Again Soft Power”,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6/02/22/think_again_soft_power?print=yes&hidecomments=yes&page=full last accessed on 31 August 2010.

³ [美]约瑟夫·奈、王缉思:“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第7页。

⁴ Joseph S. Nye “Think Again Soft Power”,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6/02/22/think_again_soft_power?print=yes&hidecomments=yes&page=full last accessed on 31 August 2010.

“援助”(aid)和“结盟”(alliance)等,这已经涉及了有形的、物质性资源¹,所以作者已经明确承认,经济与军事力量中的物质因素产生的无论是被称作“诱惑”(inducement)也罢还是“吸引”(attraction)也好,现在都属于软权力研究的领域了。约瑟夫·奈教授提出,“强有力的经济可以提供利诱他人的重要的胡萝卜,也可以作为发展的成功模式吸引他人”,对于欧盟扩大这一现象的解读,约瑟夫·奈教授认为这既有硬权力的利诱又有欧洲榜样的吸引,他同时也承认军队之间的合作与培训等都可以提升一国的软权力,从这些表述看,约瑟夫·奈教授认为经济力量中的物质诱惑依然属于硬权力的行使范畴,而经济与军事力量中的非物质因素才是软权力的吸引资源。尽管约瑟夫·奈教授再次出现了表述不严谨的瑕疵,但是总体而言,作者已经非常明确地将主要代表物质性力量的经济与军事资源正式纳入了软权力的分析范畴。

2. 从目的与手段界定软权力

实际上,根据约瑟夫·奈教授关于软权力就其行为而言是一种吸引权力,就其资源而言,能够产生吸引力的资产就是软权力资源的观点²,能够产生软权力的资源应该是包括物质与非物质、有形与无形的所有资源。作者关于特定权力行为与特定权力资源的对应关系从一开始就经不起推敲,因为事实上不仅完整的军事与经济力量不是单纯的物质与有形的资产,而且对于意识形态对抗、文化冲突等无形资源等引发的误解与对抗,作者的软权力理论显然也解释不了。还有被作者所津津乐道的以美国音乐、好莱坞大片等流行文化为代表的美国软权力的吸引力,实际上究竟有多么强大,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些资源既是文化范畴同时也是现代经济的力量³,如果宣称这是美国文化软权力的吸引,同时就得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也是美国经济力量硬权力的诱惑。当然,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源都能成为现实的经济力量,作为无形的、非物质性力量的文化对于塑造当今国际关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有据可查的⁴。从2006年开始来约瑟夫·奈教授对军事与经济力量也可以产生软权力事实的进一步强调,实际也等于认可了能够产生软权力的资源应该包括物质与非物质、有形与无形的所有资源这一观点。

¹ 此根据参见约瑟夫·奈教授绘制的特定“power”行为与特定“power”资源与政策对照表,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8 31

²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6.

³ 以电影业为例证明文化产业是美国经济重要支撑的数据参见花建:《软权力之争: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化潮流》,第9页。

⁴ 俞新天等:《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据此,本文认为,首先要从目的决定手段,手段依托的资源取决于客观背景的角度来理解软权力理论的意义。约瑟夫·奈教授对美国硬权力的行为批评较多,高度评价软权力的作用就是既要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也要尽量避免引发冲突与对抗。行使软权力的目的是为了软化别人,其手段就必须有助于实现这种目的。软权力理论之特殊意义,应该在于其目的与手段不同于硬权力,而不应该执著在物质与非物质、有形与无形的权力资源之争上。因为到底要使用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资源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一个由权力关系背景决定的问题,而不是由主观意志选择的问题。

其次,也要重视物质与非物质、有形与无形权力资源之间关系比例的合理配置。检验软权力的效果,要看这种非强制性手段的使用是否产生了期望中的结果,有助于产生这种结果的所有资源都应该成为软权力研究分析的范畴。但是为了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限度吸引与同化他者的目的,要从约瑟夫·奈教授所说的依据权力背景,去分析如何合理地配置软权力中的物质与非物质性资源的关系比例。对于梵蒂冈这样的宗教国家,其软权力资源中的非物质成分很明显,但是对于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而言,在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主题都没有解决的国际环境中,军事与经济资源中的物质性吸引显得更为重要。然而,人类社会中的物质力量与自然界的物质力量不同,前者的产生、发展与使用,要依靠治国理念、国家制度与内外政策等非物质性资源的管理。理念、制度与政策是否具有吸引力,仅从其体现的理想与道德去判断是不够的,关键是看这些理念、制度与政策,能否满足他者在某时期内对物质或非物质利益的所求与所需。从这层意义上理解,约瑟夫·奈教授提供的软权力资源分析框架——文化、制度与政策,就具有继续研究的新价值了。

(作者简介:屈潇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研究系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张海洋)

to make a review of the theories and ideas behind such studies by concentrating on two issues: that i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one country or group'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and the positions of both the EU as a whole, and those of its member states or of the other European states individually.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s, the author makes a summary of the six models or perspectives in studying the EU's positions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89 A Comparative Study on Attitudes Towards Climate Chang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Norwegian University Students

Geir Inge Orderud LUO Jing ZHUANG Guiyang

On the basis of the surveys conducted among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and Norway,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ir opinions and attitudes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action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 general consensus is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do more to reduce emissions, that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not increase emissions for the sak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he developed ones have an obligation to help the former to reduce emissions. Among the Norwegian students, the attitud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vary greatly as to some concrete issues while it is not so among the Chinese stud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students' opinions differ greatly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disciplines.

101 An Analysis of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of Soft Power

QU Xiaoying

It has been twenty years since Professor Joseph S. Nye, Jr., first published his theory on soft power in 1990, while an academic debate on this theory is lasting until today. Primarily based on the works by Joseph S. Ny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cademic disputes around the theory on soft power and puts forward the author's own viewpoints involving the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concept and the theoretical standpoints on the resources and means of soft power.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art further discussions on the theory of soft power.

113 Cross-border Litigat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s in the EU

ZHONG Li

Cross-border litigat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s refers to the action that a court in one state exerts jurisdiction over foreig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cases. Under the EU's jurisdictional system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 number of EU countries began to exert jurisdictions over foreig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cases. However, due to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system itself, the